

实用
新闻
写作

深度报道写作

杜骏飞 著



《实用新闻写作》丛书

深度报道写作

杜骏飞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度报道写作/杜骏飞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0.5

(实用新闻写作丛书/时统宇主编)

ISBN 7-5043-3503-7

I . 深… II . 杜… III . 新闻报道-新闻写作 IV . 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839 号

深度报道写作(《实用新闻写作》丛书)

作 者：	杜骏飞
责任编辑：	萧 歌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蕴铂印刷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字
印 张：	6.625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3503-7/G·1349
定 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深度报道概说

深度报道着眼于新闻深度。而在历史跨入新千年的今天，人们对深度报道之“深度”的理解仍无法达成共识。在西方，关于深度报道的内涵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在中国，一方面是专门研究深度报道的著作如凤毛麟角，而另一方面，新闻界有关深度报道的实践却日见丰瞻，深度报道正在成为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一些报纸，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强势媒体正在用“深益求深”的魅力敲开公众的心扉。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我们感到眼下很有必要直面深度报道，将理性探讨与感性实践相融会，透过它的多姿多彩把握其本质。这对于我们学习和搞好深度报道的写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源流与特征

一、深度报道的定义与形式

1. 定义

长期以来，“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文体”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这一观点可以概括其形式上的特点，但如果用

来定义深度报道，就会有人否认其存在。比如美国的詹姆士·波普就曾指出，不应该使用“深度报道”这一概念，因为这似乎暗示人们，曾经在某一个时期里，有一种“肤浅报道”被接受过。

把深度报道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新的”新闻文体，不可能道出深度报道的深层含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在教程中谈到报道的层次时，提出了三层报道的概念：第一层报道是事实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报道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报道是在事实性和调查性报道的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所谓深度报道正是在上面提到的第二和第三层报道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深度报道时或具有新闻性、解释性、调查性和分析性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更倾向于强调：深度报道是新闻执着于追求深刻性的一种写作旨趣。它是一种“类文体”，一种思想方法，是一种立体式的新闻思维方式；它强调多层次、综合地把握和揭示新闻事件的过程及新闻事件与社会的联系，探索时代的精神状况，描述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表现在实践中，一篇好的深度报道应包括如下9项内容：事件、新闻背景、新闻前景、新闻过程、新闻分析、主观感性、新闻预测、图片说明和对策建议。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单纯化新闻写作思维的一种挑战。

西方的新闻传统讲求的是客观和中立。这种冷静客观、价值中立的写作精神风行了数百年，至今仍是西方新闻写作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石，曾被千百万新闻从业人员引为圭臬。

客观报道代表着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从它的出发点上讲，它要求记者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对待科学实验一样来对待新闻报道。

但是，客观报道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相比，在价值层面上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观察人类社会是需要价值判断的，绝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否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失察乃至失职的效果。同时，观察人类社会必须同时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像细菌培养实验那样将事物与外部环境隔离开来——一个单个的新闻事件的意义，也许与把这个新闻事件放到相关背景下产生的意义迥然不同。

最糟糕的是，客观报道会造成记者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上的欠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的记者只报道他们观察到的一个个的具体事件，而未能告诉受众各事件之间的联系、事件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趋势以及整个事件的性质和意义，结果导致美国的公众对于一次大战十分震惊但又十分茫然。事隔多年，新闻界在反思后认为：由于当时大多数记者将客观报道奉若神明，因此完全摒弃了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将自己人为地与新闻事件隔离开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的“书记员”或国家机构的传声筒，结果把一些别有用心的谎言当成了真理，或是把不完整的信息片面地传达给了公众。

存在错误就必须进行修正。

其后，新闻界有过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客观报道所面临的困境，是它本身还不够客观所造成的；应该大量使用社会

调查的方法与数据，从而使新闻报道更加精确和客观。精确新闻学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提出应该使新闻报道更加精确。新闻报道要使用更加精确的数学语言。精确新闻学的尝试是有益的，但它的弊病也是它本身所不能克服的。这一类报道欠缺时效性，操作的难度也很大，不能满足现代新闻产业的需要。而且，显然有大量的精确性是无谓的——正像我们在幽默故事中读到的那样，一名美国记者奉命去精确报道某非洲国王加冕典礼，结果不得不在狱中写信报告主编：“我清点通往王座的台阶数，在数到 343 级台阶时被捕。”

再其后，强调主观感受又一度曾成为西方新闻写作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20世纪 60 年代初的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写作思潮，这种思潮特别强调作者的主观感受。这就是新新闻主义。“简单地说，所谓新新闻主义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力、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到现场对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① 新新闻主义的出现为新闻写作带来了新的气息和新的视角，因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的 10 年中，它一直是一种风靡一时的报道方式。然而，由于在全面反对传统新闻写作理念的同时，新闻人也放弃了客观报道中比较合理的因素，因此新新闻主义很快暴露出许多不足。有的新新闻主义作品放弃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导致

^① 葛昀：《评议“新新闻主义的复活”》，载《新闻大学》1999 年秋季号，52 页。

了假新闻的泛滥，并最终促成了新新闻主义的消失。这一挫折说明，过分强调主观感受也不是新闻写作发展的方向。

结论呼之欲出，新闻的写作必须走“第三条道路”。

其实，在尝试新新闻主义以前，就有人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走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说来并不复杂，就是在纯客观的基础上，加入作者的感性色彩与理性分析。这就是深度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是在继承客观报道优点的基础上对客观报道的缺陷作修正，是客观报道的发展和延伸；它甚至能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如专版报道）包容和改造客观报道。它依然强调用事实说话，但它鼓励记者进行更积极的采访与写作，从整体上和不同侧面更深入地报道新闻事物的本质。时至今日，深度报道在全球范围风行，已是不争的事实。

深度报道与新新闻主义的报道有很大的差别。将主观色彩引入新闻报道的新新闻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深度报道的理论形成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总地说来，新新闻主义更注重增强新闻故事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试图给人以一种艺术的享受；而深度报道则是通过对复杂新闻事件的解释、分析和前瞻，向公众传输更多与更有用的信息。新新闻主义作品中作者纯主观的观点很多，而深度报道一直恪守着用事实说话的原则，把作者本人的观点和倾向融会在对事实的叙述之中。

综上所述，尽管为了讨论的便利，通称深度报道为“类文体”甚至“文体”，但深度报道这个概念不是与消息、特写、新闻评论之类“文体”，而是与客观报道、新新闻主义

等“倾向”属于一个范畴层面；它的本质不在于文体，而在于新闻本体的哲学理念。

2. 深度报道的形式

作为一种全新的写作理念，深度报道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既表现在独立文体上，又表现在版式组合上。

从文体上讲，目前最能够体现深度报道特点的有以下几种独立文体：

(1) 解释性报道。这是最重要与最常见的一种深度报道形式，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对这一文体的界定，人们有过长期的争论。大多数意见认为，解释性报道就是那种作解释或者作分析的报道。解释性报道，就其宗旨而言最能体现深度报道这一新闻写作思想。

(2) 调查性报道。这是一种与解释性报道齐名的深度报道形式，其起源要追溯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是一种以揭露为主要目的的深度报道。在这种报道的采写中，记者更像是一位调查者，一般来说，记者在文中有较为鲜明的态度与观点。在这一类报道中，记者的行动力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3) 预测性报道。这一类型的报道试图通过对当前新闻事件发展态势的分析，对照背景，推断出新闻事件未来的走向，体现深度报道的又一重要特征——分析新闻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

(4) 实录性报道。这种又称为“纪实”的文体是在特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受到篇幅和写作视角的影响，西方的一些特写式新闻常常无法将一个复杂的新闻事件的现场

完整地记录下来，于是纪实性报道应运而生，它颇具镜头感的描写忠实地再现了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

(5) 传记性报道。这一报道样式从历史文本及人物文学传记中汲取营养，改善了以往人物报道的表面化和单一化倾向。传记性报道以凝炼的笔调、开阔的视野再现新闻人物的深度，使得受众对于公众人物的探寻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甚至，它也是一种推出公众人物的最有力的文体。

从版式上讲，通过版面的巧妙组织，相关报道被组合成有深度报道效能的集合体。一般说来，常常一篇解释性报道或实录性报道就能构成对一个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但当新闻事实在时间、空间跨度或绝对容量上足够大时，需采用常见的版式组织：一是组合报道，二是连续报道。

国内的组合报道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报道将数篇内容相近，视角、风格不一的报道加以组合，从而大大扩大了报道的容量。有时，由于涉及题材容量较大，会出现整版的甚至版与版打通的整合报道，人们称之为专版报道或通版报道。组合报道大大增强了深度报道的视觉冲击力，形成了版面的强势。同时，它也使记者可以从容地驾驭繁杂的新闻素材。当将一个实质上的组合报道用编辑手法整合成一个统一文本时，就构成了“大型报道”。

如果说组合报道以空间优势形成阅读强势，那么连续报道则是以时间优势形成强势。连续报道常常针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连续不断的报道，直到这一事件的方方面面都水落石出。连续报道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是不完整的，每一篇后续报道都是对前一篇报道的延伸和补充，正是因为这一点，能够

吸引读者更加关注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当大文本并非由于事实进程的更新而是由于视点不同而作连载时，它被称作“系列报道”。

在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之外，显而易见，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概念交叉的文体，譬如说调查性系列报道、解释性组合报道……不一而足。

总地说来，相比于历史上的一切新闻报道方式，深度报道的形式是最五彩缤纷的。这些报道方式尽管各有特色，但都被集合到一面新闻观念的大旗之下，这面大旗就是——深刻与全面。因此，如果要为深度报道赋予一个简洁定义，那么它可以是：强调深刻与全面的新闻报道。

二、深度报道的源流

深度报道从出现到繁荣，至少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回顾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深度报道的源流嬗变，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深度报道。

1. 西方深度报道的源流

深度报道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美国。促使深度报道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新闻界普遍认识到了新闻记者们在一次大战中的失误，认识到原来新闻也需要解释，于是带有解释性和调查性的“长新闻”出现了。这就是深度报道的雏形。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各主要通讯社都改派国际问题专家到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既报道重大的新闻事件，同时又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1931 年，美国的《太阳报》

开辟专栏对每周的新闻大事进行综述和解释，这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深度报道的专栏。深度报道于是大规模出现。

新闻史学在讨论深度报道历久弥新的广泛原因时，除了文体本身的易变之理外，还归纳了如下几点：

(1) 社会责任理论的推动。战后，国际局势和各国社会形态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大量问题需要人们去探讨，去思索，去挖掘和解答。与此同时，人类的世界化进程加快，人们空前关注世界的局势和国家的发展，甚至空前一致地关注许多新闻事件未来的走向。但由于长期以来被客观报道的思想所局限，记者主动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的积极性十分缺乏，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比如说，新闻报道常常因缺乏主动性而成为“马后炮”。

1956年，日本水俣地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汞中毒事件。在事发之前就有记者采访过该地，并报道了该地的猫因吃当地河里的鱼而奇怪地死去这一事件，但记者却没有继续调查下去，以至于灾难终于发生。

面对这一切，人们认为记者有责任通过调查与解释引导和警醒受众。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著名报告《自由和负责的新闻业》中对记者提出要求说：“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前后联系之中。”委员会还要求记者去分析事件可能产生的原因、后果和社会影响。由此可见，是社会责任理论对深度报道写作思想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2) 新传播媒体的激发。20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新媒介，在新闻的时效性以及信息量、传播手法上，相对

于报纸来说，有较大的优势。尤其是电视，由于它能够真实地展示许多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很快成为人类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介之一。一些传播学家甚至认为，电视的出现将宣判报纸的死刑。

显然，电视将要取代报纸这一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报纸并不是毫无优势可言的。相比于广播电视，报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对新闻事实进行较为详尽的解释和深刻的分析。报纸比其他媒体有更迫切的理由加强其深刻性与全面性。并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因为报纸在语言阐发与版式组合上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因此依然葆有自己广阔的市场。传统的新闻体裁，消息也好，评论也好，在它们有限的篇幅中，想要加强报道的深刻性和全面性，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报纸的这一历史重任必然落到深度报道的肩上。

(3) 受众需求的选择。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的受众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明显提高，在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出现了高学历现象，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众比例不断攀升，许多国家甚至开始推行终生教育。素质的提高，使受众对报纸、对新闻写作的要求不断提高。许多人不再满足于报纸对于单纯新闻事实的报道，而是希望能从报纸上看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和其中的精彩细节，了解新闻事件的历史和走向。他们开始冷淡受传统新闻思想束缚的新闻作品，而大大青睐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这就导致了一种人为的选择，缺乏深度报道的报纸被淘汰，而大力开展深度报道的报纸则受到读者的欢迎。

美国的《费城问询报》原是一家地方小报，然而由于鼓

励每一位编辑和记者都放手采编深度报道，因此在较短时间内 13 次得到普利策新闻奖，成为了一张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大报。

从历史上看，深度报道出现以后，并没有很快就风靡一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到二次大战以后，人们都没有特别真切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从事深度报道写作的记者和编辑从未停止过努力，他们默默地、但是大量地把深度报道搬上报纸的版面，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渐渐地成为了报纸的主要报道形式。

随着调查性报道在美国“水门事件”报道、越南战争报道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终于开始对深度报道另眼相看。1978 年，深度报道被美国《世界大百科》列为 20 世纪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标志着深度报道的地位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导致深度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曾受到重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度报道作为一种写作旨趣，不如新新闻主义和精确新闻学的指导思想那么激进。较为激进的写作思想往往可能导致一些新潮的作品问世，如新新闻主义的一些作品中，所谓新闻人物有时不是真人，而是一类人物性格的组合体，因此能写得与小说人物一样丰富多彩，当然容易很快受到受众们的欢迎。而较为温和的写作思想，往往需要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出现精彩的作品。深度报道精品迭出的时代，距离它萌芽的时代足足有 40 年的时间。在这 40 年中，力量的不断积累，使深度报道终于由附庸而蔚为大观，成为新闻的主流之一。

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深度报道的写作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深度报道对记者的要求很高，往往要求记者有出类拔萃的观察分析能力与理解能力，甚至要成为某些具体技术性问题的专家。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往往还要克服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要有极好的忍耐力。比如美国著名记者伯恩斯坦在采访“水门事件”时，就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事后，他回忆说，他当时感觉自己简直就像是过街的老鼠。深度报道的实践，往往可以用“艰辛”二字来形容。

深度报道在美国最终确立其理论地位是在 1985 年，当时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终于推出了两个最新奖项：解释性报道奖和调查性报道奖。至此，深度报道开始走向了真正的大繁荣。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的重要报纸，光解释性报道的篇幅就占了 70% 以上的新闻版面。

今天，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出现，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也开始在媒介竞争中使用深度报道的写作手法挖掘事件与非事件新闻的潜力，这也是广播电视在深度上处于下风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虽然广播和电视由于其信息的易逝性，从理论上讲不宜进行深度报道，然而实践证明，这一写作旨趣如果应用得巧妙和务实，也一样会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这将使深度报道进一步走出报纸，实现泛媒介化。

2. 中国深度报道的源流

我国深度报道的发展与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到目前为止，不过经历了短短的 20 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人，深度报道的写作手法渐次传入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新华社记者为首的一批新闻从业人员开始呼唤中国的深度报道，并且在他们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大量使用深度报道的手法。当时，曾有不少新闻界人士撰文指出，新闻文体的界定太死，应该借鉴一些深度报道的手法。

应该说，与西方相比，中国之所以出现深度报道，一开始并不主要是因为媒介的竞争和受众的需要，而是资深记者的主体意识使然。这些记者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对于分析和解释新闻事实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并在西风东渐的新时期之初，认识到了深度新闻写作的观念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的深度报道写作不同于西方的深度报道，它是西方的深度报道写作观念与中国记者的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度报道一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受众的好评，并逐渐得到了受众的认可。

事后，有人把我国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深度报道的理解作了如下的归纳：“一、它是一种长篇幅的报道，主要用于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反映；二、它不是一般地报道现象，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和各个侧面，全方位地去透视矛盾、分析矛盾，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内涵，反映事件的深层意义；三、在写作中，除通常的用事实说话外，还要求有分析、有解释、有评论，说明来龙去脉，讲清原因结果，并能预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①

^① 叶春华、连金乐：《新闻采写编评》1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到 80 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些锐意进取的报纸上开始大量出现深度报道，其代表作包括《第五代》、《西部地区贫困探源》、《鲁布革冲击》等等。这些中国新闻史上深度报道的杰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 年，全国第八届好新闻奖第一次设立了深度报道奖。由此，全国的各类新闻媒体上，日甚一日地出现了大量的深度报道。1987 年堪称为“中国的深度报道年”。

进入 90 年代，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质的飞跃，使深度报道的写作再次跃上了新的台阶。随着广播和电视的普及率与日俱增，受众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受众对于报纸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报纸新闻不得不进一步扩充容量，以更好地发挥报纸的优势。90 年代初报纸新闻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报纸改版，二是周末版与晚报的出现。这些举措都为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统计，1992 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卷入扩版风波的竟达 200 家以上，1993 年扩版增刊的报纸也多达 130 种。1991 年开始骤然升温的周末版和晚报热，更是为这一热潮推波助澜，使报业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经过这一轮改革，报纸扩大了信息量，增强了可读性，为深度报道的写作提供了版面空间。一些周末版，如广州的《南方周末》就开辟了大量版面进行深度报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

与西方国家一样，继在报纸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从 90 年代开始，深度报道开始大规模向广播和电视等媒体进军。现在，广播与电视上较为成功的深度报道栏目，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及其各地方台的跟进栏目，均已为各地